

赤裸裸地索賄受賄，一些貪官污吏斯文掃地，手段卑劣，嘴臉貪婪，令人嗤之以鼻。同樣是受賄，曹雪芹筆下的受賄者倒也優雅，宰人一刀也很溫柔，實則殺人見血也，讀來耐人尋味。

《紅樓夢》第十三回，賈蓉的媳婦秦可卿死了，賈蓉不過是一個鹽門監生，靈幡上寫時不好看，賈珍想給賈蓉娶個官職，恰巧，賣官的來了，大明宮掌內監戴權上來祭，賈珍趁便說起這個事，這個戴權順水推舟，說正有個美缺，三百員龍禁衛，還餘兩個名額，白花花的二千五百兩銀子，人家送到我家裡，已捐了一個，還剩一個，有人要替他孩子捐，我還沒答應呢，看在我們多年的情分上，我給你辦。賈珍問銀子都裡還是送到內相府，戴權賣個關子說，送到部裡你要吃虧的，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吧。賈珍喜賈蓉買了這個官，有兩個張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靈幡上寫着，何等的风光，又省下了五百兩銀子，賈珍感激不盡。神不知鬼不覺，這一千兩銀子，揣進了戴權的腰包，還賞了個人情，多麼的優雅。

比起戴權的受賄，王熙鳳還要高明，還要優雅，刀子更快，真是「雖鳳清於老鳳聲」。《紅樓夢》第十五回，饅頭庵老尼靜虛當初在長安縣署才庵出來的時候，有個張施主的女兒金哥，來善才庵進香，被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少爺一眼看中，立刻打發人來說親，要奪人所愛，那金哥早已受了原長安守備的公子聘禮，張家要毀約退親，守備不依，打起了官司。張家找到了老尼靜虛，趁王熙鳳給索可卿送殯來饅頭庵暫住之際，老尼求情與王熙鳳，請買府太太和老爺說，給長安節度使雲老爺寫一封書信，求雲老爺和守備說說，接受退聘。王熙鳳一向喜歡攬事，逞能好事，送上門來的銀子還不能使嗎？她欲擒故縱，推託說太太才不管這事呢，老尼順着說，太太不管，奶奶還不能管麼。王熙鳳又退一步，假意說，我也不等銀子使，不想管這事。老尼又用激將法，撩起了王熙鳳的興趣，開價三千兩銀子，擺平此事，還假撇清，說：「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們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兒，我一個錢也不要。就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得出來。」

## 「優雅」地受賄

王誦詩



王熙鳳機關算盡，瞞上哄下，耍起手段，暗中運作，悄悄將老尼所託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知肚明，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來旺兒馬不停蹄，趕到長安縣，拜見縣使使，那節度使雲光久欠賈府之情，哪有不允之理，勸說守備，守備無可奈何，忍氣吞聲，接受了前聘之禮。不消兩日，大功告成，這王熙鳳安享三千兩銀子，優雅得很。只是王熙鳳優雅了，卻「優雅」出兩條人命，那個多情多義的金哥，聽說退了前夫，另許李門，用一條汗巾自縊身亡，那守備之子也是多情的種子，聞聽金哥已死，也投河自盡，雙雙殉情。

王熙鳳機關算盡，瞞上哄下，耍起手段，暗中運作，悄悄將老尼所託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知肚明，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來旺兒馬不停蹄，趕到長安縣，拜見縣使使，那節度使雲光久欠賈府之情，哪有不允之理，勸說守備，守備無可奈何，忍氣吞聲，接受了前聘之禮。不消兩日，大功告成，這王熙鳳安享三千兩銀子，優雅得很。只是王熙鳳優雅了，卻「優雅」出兩條人命，那個多情多義的金哥，聽說退了前夫，另許李門，用一條汗巾自縊身亡，那守備之子也是多情的種子，聞聽金哥已死，也投河自盡，雙雙殉情。

## 走進亞丁藏民家

李建珍



來到四川亞丁保護區，傍晚，我們就住在雪山腳下的一處藏民家中，亞丁的藏民居是用石頭壘起來的結實大房子，門窗的框都漆成黑色。據說，當年文成公主進藏途中聽聞母親去世，傷心欲絕，哀求長安，當地藏民就將門窗的框都漆成黑色，以示哀悼，希望將公主留下。藏居的第一層是牛馬的居所，或是堆放雜物的，我們住在第二層。屋子相當高大，內部的牆壁、柱子、天花板都漆上鮮艷的紅黃色圖案。

這裡，飲食條件極差，一小盤炒瓜絲要二十五元錢。主人說，因為當地高寒，沒法種植蔬菜，所有的蔬菜都是從雲南運來的。住宿條件更為艱苦，大家同住一間大屋子，裡面隔成若干小間，房間充滿了刺鼻的油漆味道。我住的房間沒有窗戶，房門一關就全密封，不過，這樣一來倒也溫暖，可以抵禦雪山之夜的寒冷；大屋內只有簡陋的公廁，沒有洗澡的衛生間，刷牙洗臉要蹲在房子外面簡易搭建的廚房前的空地上，用雪水洗。因顧忌那公用盆的衛生程度，且分辨不出同款式同顏色的盆究竟哪一個是臉盆，我也只好用雪水隨便洗洗，囫圇對付一夜。

八點多鐘，主人說可以在他家屋頂看日照金山，沿着黑暗陡直的樓梯上到樓頂，又沿着半棵樹釐成的獨木梯爬到屋頂，可惜大公不作美，一團濃雲便是將夕陽散射出去，把日照金山變成日照形雲。同行的一位年逾花甲的男士在街上行走時，看見一位藏民在建房子，不會做泥水工活，就拿出當年上山下鄉的看家本領幫忙，於是結識了這一家善良純樸的藏民。另一位女士從這位藏民那裡買了十根蟲草。入夜，同伴們受這家藏民邀請，去他家吃高原土雞。他家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成了我們的普通話翻譯，他家碗筷不多，大家把他家裡所有的碗筷都搬出來，然後用剛買來的蟲草燉土雞。藏民殺雞水不夠，大家便自己動手，拔毛清洗、開膛破肚，用高壓鍋煮。二百元錢買的不僅是一隻土雞，更多的是開心，以及與藏民的友誼。

第二天，吃過雞的同伴都覺得體力倍增，高原反應消失了，還能健步如飛。至於如土雞般「飛翔」的後果是重新產生高原反應，那就不在考慮之列。又有好事者問藏民：可有洗澡處？藏民說，整個村子沒有洗澡的地方。又有人追問：你們多久洗一次？回答：一個月洗一次。其實，生活環境的差異導致生活習慣不同，這是無可厚非的。少洗，或不洗，也許能夠更好地維持亞丁保護區的生態環境。

今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城市怎樣才能讓生活更美好？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辦好世博會，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渠道。

世博會的功能在於交流。在古代農耕社會，人們往往在慶賀豐收、宗教儀式、歡度喜慶的節日裡展開交易活動。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定期的、有固定場所的、以物品交換為目的的大型貿易及展示的集會，這就是世界博覽會的最早形式。

到了一八五一年，在英國首都倫敦的海德公園，舉行了全世界第一屆萬國工業博覽會。展期是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至十月十一日，主要內容是世界文化與工業科技。藉此博覽會，英國也展現了工業革命後技冠群雄、傲視全球的輝煌成果。

地球之上，始終存在着三大差別。一是地域差別，二是種族差別，三是發展差別。由於資源、環境、歷史、文化、科技、風俗等諸多的不同，你有的東西，我可能沒有；我有的東西，他可能沒有。這就需要交流，大範圍的交流，全世界的交流。以智換智，以物換物，平等交易，互通有無。

世博會的精華在於發現。人的大腦是個無盡的寶藏，只要不斷地輸入外界的信息，就會迸發出各種各樣的靈感。所以歷屆的世博會，也都是發明家的樂園。很多的發明成果，都在這裡展示和產生。

你可能不知道，今天看來很多習以為常的東西，當時在博覽會展出時卻是多麼新奇。例如一八五三年美國紐約世博會，展出了動力上升梯；一八五五年巴黎世博會，首次展出了混凝土、鋁製品和橡膠；一八六二年倫敦世博會，展出了縫紉機、印刷機和火車；一八七八年巴黎世博會，展出了貝爾的電話和愛迪生的留聲機；一八八九年巴黎世博會，展出了各種蒸汽機。可以說，每一屆世博會，都有新發明。

還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在一八七三年的維也納世博會上，比利時的一個科學家接錯了電線，把別的發電機發的電，接在自己送展的直流發電機上。結果，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的發電機竟然迅速轉動起來。這使在場的工程師、發明家們欣喜若狂。從此，電動機得以問世。

世博會的魅力在於開放。一八五一年倫敦舉辦萬國工業博覽會時，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多次邀請中國出席，但遭到拒絕。當時一個名叫徐榮村的上海商人，得知此事後，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商機，遂精選了十二包「榮記湖絲」，緊急船運至倫敦，並一舉奪得金、銀大獎。

直到一九〇四年美國聖路易斯世博會，中國才首次以官方身份參加，外媒稱之為「中國政府正式登上世博會舞台的開端」。這次參展的中國代表團陣容十分強大，商人、工人、演員、魔術師等共五百人。帶著濃郁民族風情的中國特色，讓老外們感到十分新鮮。到一九一五年巴拿馬世博會，中國帶着茅台酒參展，但卻顧客寥寥少人問津。於是一參會人員將一瓶酒摔在地上，頓時酒香瀰漫，吸引了許多人來圍觀，眾人齊聲稱讚好酒。由此茅台酒的名聲大振，不僅獲得了金獎，而且被評為了世界名酒。

當然，世博會也讓中國看到了差距。不僅是產品的差距，而且是技術的差距；不僅是管理的差距，而且是理念的差距。所以早在清末，思想家鄭觀應就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主張。

上海世博會，讓中國邁了一大步，也讓世界邁了一大步。我們的生活，一定會更美好。

背些舊詩詞，最大的好處，怕就是讓情懷有個寄放處。鄉愁濃時吟「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情緒消沉，思量振作時念「卷簾梳洗望黃河」，懷念故舊嘆「一度秋風一度疏」；單思難熬，背「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今天回首前塵，痛感心為營役的可悲，隨口念了李白的「今日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念罷馬上警惕起來，自問：這宣言，我能實行嗎？「散髮」夠容易了吧？把平分頭偏分頭攪亂就是，可是，我即使未至於牛山濯濯，也有如收割後的稻田，稻茬零落在秋風裡，哪來長髮亂舞的氣象？至於「弄扁舟」，更更受乎其難。先說李白自家，會搖櫓嗎？划槳嗎？看風使舵嗎？會掛起釘滿補丁的帆嗎？按他的豪邁

## 書生與天下

一

書生對天下，常常是有抱負的，但有時因為與後者脫節，所以顯示出不得要領。

巴赫梅捷夫，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裡，用五頁篇幅敘寫的角色。有一天，他對流亡歐洲的赫爾岑說：「我愛俄國，非常愛它，但是那兒的人……我沒法在那兒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去建立一個僑居區。我考慮過了一切，現在便直接上那兒去。」

「想到什麼地方？」赫爾岑問。

「馬克薩斯群島。」

赫爾岑吃驚了：這是太平洋中南部的火山島！憑單槍匹馬，攜帶三萬法郎，在火山灰堆積的土地，搞一個社會主義居留地？

後來證明，這種擔心並非多餘，巴赫梅捷夫離開歐洲後，下落不明；社會主義僑居區，也沒有了下文。

赫爾岑身邊，經常聚集着這樣一批俄國平民知識分子，新一代流亡者，他們對彼得堡的某個階層有所了解，對俄國卻一無所知；他們真心希望接近人民，卻只從書本和理論上接近。病態的、毫無顧忌的自尊心凌駕於一切之上。

終於，有一天，赫爾岑忍不住，對這些書生作了點評——「他們可以敏銳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對怎樣把它們應用在當前的需要上，往往產生錯誤的理解。」他們「對周圍世界的看法是通過帶有人好惡的有色眼

鏡形成的，革命的失敗一半便來源於此。」

結論：「人民很難承認他們是自己人。」

二

書生對天下，常常是投入的，但有時步入「堂奧」後，卻不辨枝葉。

譬如，人的「歷史問題」，常被視為人的「包袱」。魏徵一生，有過六次「跳槽」；六次「跳槽」，就是六次「歷史問題」。李世民倒沒怎麼計較，照樣重用他，促成了「貞觀之治」的誕生。

然而，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一點點「歷史問題」，弄得人心惶惶。更有不少人，因為莫須有的「歷史問題」，陷入減頂之災。

忽然有一天，我們這家報社，刊登了半個版面的口號：而且到處散發傳單，上面印着一條條倡導獨立思考的「為什麼……」；一個「為什麼戰鬥隊」成立，關起門，宣誓，唱《國際歌》，頗有點雄赳赳起來戰鬥的味道。他們向社會宣告：張春橋有嚴重歷史問題。

直接動因，是為了挖除「埋藏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內的定時炸彈」。當然也含着「潛意識」：你張春橋喜歡揪人家的「歷史問題」，我們現在也揪出了你的「歷史問題」！

那是一九六八年春季。我至今記得，整個報社瀰漫着「一觸即發」的空氣。

站在今天，平心而論，書生們對個別細節是沒有抓準的，日子放在四月十二日，也是不應有的疏忽，但行動的整個方向，無可非議，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初步覺醒



▲龍聚福和園的一個「和」字，最後一筆沒有合攏，主人說，當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時候，這個「和」字便會圓滿。

## 訪長沙龍聚福·和園

夏威



古城長沙、湘江西岸的西北角，有一處不足十畝的私家庭園藏於現代樓宇之間，靜靜地守護着中國歷代民間文化的見證物。古時正三品官員家門口的

漢白玉門楣、民國時期流行的嫁妝、被劃為「四舊」卻逃過「文革」洗劫的大紅喜床……這一件件曾散落民間的瑰寶而今在這院子裡又重現生機，讓往來顧客對它留戀不捨，光顧再三。

此院名曰「龍聚福·和園」，因生肖屬龍的主人王明輝對中華民族之神——龍的無限信仰而取字「龍」，寓意「龍的傳人」對中國「福」文化的偏好；又名「和園」則寓意「和諧之園」。

王明輝是一位民間文化的癡心守望者，他散盡千金，矢志收集散落在民間的民俗文物，使衆多的民間文物得以留存。為了讓日積月累越來越多的民間文化能代代相傳，他終於想出將這些雜亂的物件利用造園加以保護的妙招。

園子依山就勢而造，踏着青石板 and 麻石鋪就的小路走進庭院，如同走進了民間博物館。信步庭院，一步一景，處處古意猶存。院內每一片青石瓦片都是從古窖中淘寶得來，每一扇木窗，每一張木門背後都藏着一段歷史的故事，每一級台階、每一根屋樑都承載了歷史的厚重，每一塊青石板，每一個石磨盤都見證過過往的興衰。

房間裡一件件做工精緻的傢具，而今看來仍不失奢華。舊時富貴人家的羅漢椅，一高一低的搭配透露着當時的男尊女卑；民國時期流行的嫁女時的陪嫁四大件，用來陳放金銀首飾、珠寶、綾羅綢緞、嫁嫁新服牛皮箱上的大紅喜字、金童玉女的圖案還清晰可見，仍滿載着父母對女兒豐衣足食、和和美美祝福。

還有那長廊簷邊迎風招展的「湖筆徽墨」、「地道藥材」、「伏醬秋油」等有着兩百多年歷史的金字招牌，在迎風招展之時彷彿正在再現往日繁華；每個迴廊和過道牆壁上各種材質的圓雕與浮雕，這些近乎絕版的雕工盡展當年能工巧匠的超凡技藝；還有各類牌匾畫墨、各式農具和日用器皿、婚嫁的抬盒箱櫃個個都透露着鮮明的時代印記。

在中國民間，石能鎮宅、石能辟邪、石能祈福早已成為共識，在這個展現中國民間文化的庭院內，自然少不了「石」。聚首門外的守門神龍鳳呈祥的麻石雕塑，鎮園之寶「無頭佛有頂」的神秘石佛像，還有隨處可見神態各異的舊時守護家門的石獅子，兩桌形象逼真有着撫胃療飢之效的石頭菜品……這些隨處可見的奇石也讓遊園的觀者感慨唏噓，興味盎然。

園內還有一種東西貫穿始終，就是那些鐫刻入石、形態各異的「和」字。這些「和」正道盡主人「天下貴和、和成天下」的造園初衷。就進門洞的造型也被設計成各式花瓶造型，諧音「平安門」，人從門洞過，祥和心中留，將中華民族嚮往平安和諧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

基於王明輝在搶救民間文化遺產中的巨大貢獻，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才的授意下，龍聚福和園私家庭院被授予「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聯盟基地」，和園成為民間文化守護的正規軍。

## 世博會，讓生活更美好

汪金友

## 說說而已

劉荒田



背些舊詩詞，最大的好處，怕就是讓情懷有個寄放處。鄉愁濃時吟「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情緒消沉，思量振作時念「卷簾梳洗望黃河」，懷念故舊嘆「一度秋風一度疏」；單思難熬，背「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今天回首前塵，痛感心為營役的可悲，隨口念了李白的「今日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念罷馬上警惕起來，自問：這宣言，我能實行嗎？「散髮」夠容易了吧？把平分頭偏分頭攪亂就是，可是，我即使未至於牛山濯濯，也有如收割後的稻田，稻茬零落在秋風裡，哪來長髮亂舞的氣象？至於「弄扁舟」，更更受乎其難。先說李白自家，會搖櫓嗎？划槳嗎？看風使舵嗎？會掛起釘滿補丁的帆嗎？按他的豪邁

父親的住宅座落在鑼鼓巷火藥局，據說是袁世凱家庭教師的私人住宅，是獨門獨院，院子以磚牆一分為三，父親佔北東九間房，北房多暖夏涼，唯東房有櫥櫃，無法住人，只能做倉庫和父親洗相片的專用暗室。院子裡有柿子樹、葡萄樹，還有一棵栗樹，一到立秋，碩果纍纍，結出來的菓子又大又甜又脆。九十年代末的春天，我回北京路經地安門東大街，路南的一排房子遭到拆遷，成了廢墟，父親的老房子連門前的一排老槐樹不見蹤影，連火藥局這一片，父親的老房子的遺跡消失了，據說要改建成平安大道。北京胡同文化和父親老房的消失，說明北京的變化，但在我卻生出一種莫名的苦澀……

## 北京，消失中的胡同文化

艾京



胡同與大雜院是北京胡同文化最完美的組合，所謂大雜院的前身，應該是老北京大戶人家的大宅門。老泰山家離我住的大雜院近在咫尺，都在東城區。據說原先老泰山在世時，一家住的那套大雜院，是原先京城著名南味點心舖「稻香村」老間的宅門，前院套房院，經過近一百年的洗禮，仍保留往年一股顯赫的豪氣。而我們住的也是同一條胡同。改為機關職工宿舍的大雜院。從門檻來看，估計也是原先富有人家的大宅門。問最老的老鄰居，田大爺只依稀記得曾看過幾次拉了一筐子着時髦的我的大姐到太基廠的使館館，其他已不甚了了。我的大雜院，大院套三個小院，應該說是從原先私人宅門演變成爲今日北京大雜院的典型事例了。而我住的那條胡同可說是藏龍臥虎的寶地，有兩家軍部長的官邸，一家軍隊大院，還有一棟三層樓高、屬社會科學院的「高研」宿舍樓。

在「文革」荒蕪的歲月，那條胡同瀰漫着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軍隊大院的紅衛兵們跑到「高研」宿舍樓揪「黑幫」，一些「黑幫」及其夫人們給判了了陰陽謀，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楊絳。我每天清晨騎着自行車穿胡同，看見三五成群的「黑幫夫人」在掃馬路，心中一震，迄今心中仍有餘悸。

父親的住宅座落在鑼鼓巷火藥局，據說是袁世凱家庭教師的私人住宅，是獨門獨院，院子以磚牆一分為三，父親佔北東九間房，北房多暖夏涼，唯東房有櫥櫃，無法住人，只能做倉庫和父親洗相片的專用暗室。院子裡有柿子樹、葡萄樹，還有一棵栗樹，一到立秋，碩果纍纍，結出來的菓子又大又甜又脆。九十年代末的春天，我回北京路經地安門東大街，路南的一排房子遭到拆遷，成了廢墟，父親的老房子連門前的一排老槐樹不見蹤影，連火藥局這一片，父親的老房子的遺跡消失了，據說要改建成平安大道。北京胡同文化和父親老房的消失，說明北京的變化，但在我卻生出一種莫名的苦澀……